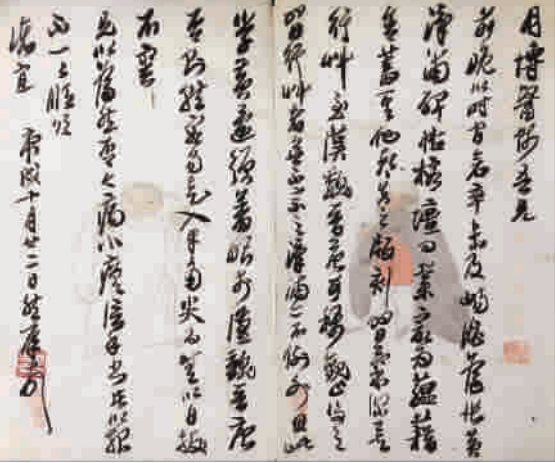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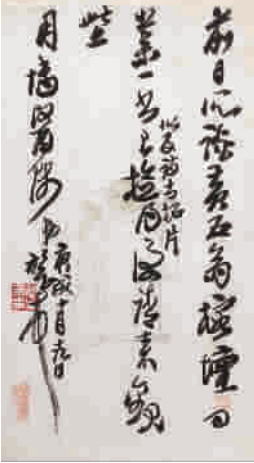


艺坛
鸿爪

书信谈艺 启迪后人

◆ 丹墨



■ 图1 ■ 图2

如今,微信流行,什么事都用微信说。而在仅仅几十年前没有手机的时候,人们都是借助书信来传递信息。那时候,书画家们用书信来传话谈艺,留到现在来看十分珍贵。

近日,笔者就看到海派书画篆刻大家来楚生(1903—1975)写给他学生——书画篆刻家张用博的两封谈书法学习的信。

张用博的学生叶春晖说,张用博对恩师

留下的片纸只字视若拱璧。最近,为了在江苏沐阳美术馆筹建张用博艺术馆,张用博的家人和学生在整理张老的遗物时,找到了张用博珍藏的一批来楚生信札,其中有两封信,是专门谈学习黄道周的书法的。黄道周,号石斋,福建漳浦铜山(今东山县铜陵镇)人,明末学者、书画家、文学家。因抗清失败被俘。隆武二年(1646年)壮烈殉国,隆武帝赐谥“忠烈”,追赠文明伯。清乾隆年间改谥“忠端”。他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,其行书和草书,行笔转折刚劲有力,气势方整,书风雄健奔放。

第一封信写道:“前日所谈黄石翁《榕坛问业》一书以及诗书拓片,已拾得,便请来看。此上用博医师,弟楚生,庚戌十月十九日。”(见图1)庚戌年是1970年,张用博还在当医生,正跟来楚生学习书法。来老与他谈到黄道周书法后,又专门找出黄的《榕坛问业》一书以及诗书拓片,写信要张用博来拿。过了几天,来老意犹未尽,又写了一封信:“用博医师吾兄,前晚以时间仓卒未及畅谈为怅,黄漳浦碑帖《榕坛问业》最为道籍含蓄,其他都失之版刻,习气深矣。行草至汉魏

晋唐可称观止,后之习行草者无不宗之。漳浦亦不例外,因此学黄还须着眼于汉魏晋唐,否则就容易走入牛角尖而无以自拔。不审。兄以为然否?今病小瘥,信手书此以报,不一。顺颂诸宜。庚戌十月二十二日,然犀顿首。”(见图2)提醒学生“学黄还须着眼于汉魏晋唐”,扩大眼界,否则就容易走入牛角尖而无以自拔。这些观点,对于学者至今仍有启迪。

作为来楚生入室弟子,张用博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继承来氏书法篆刻风格,所作行草及诸体书从用笔到结构、从线条到运笔、从形到神,全方位地表现出了来氏书风的风采并有所发展;篆刻则以来氏印风为基础,吸收汉印、古玺、吴让之、吴昌硕等印风来充实,并善于运用现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重新阐释和发掘传统的菁华;对来氏的肖形印研习则更为深刻并不断发展。同时,他对来氏篆刻作精心研究,作成《来楚生篆刻艺术》一书,于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,这是首次将单一个人刻章作品进行研究归纳成书的专著,对彰显来楚生印学艺术起到不小的作用,也对现代篆刻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到了晚年,张用博仍常常怀念恩师,一首《记梦怀楚公》诗充满深情:“如椽彩笔足千秋,展卷临泪已流。犹记昨夜春梦好,吾师伸纸应吾求。”

书墨
缘

画风甜美 人淡如菊

◆ 胡海萌



■ 冯秋霞人物画

看冯秋霞的画,一股清新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。秋霞笔下的花鸟温馨灵秀,女郎青春娇俏,让观者感受到一种含蓄典雅之美。对于画家来说,画画是表达个人情绪、展现内心世界的出口。女性画家由于个性沉静,情感细腻,大多钟情于花鸟画。秋霞的花鸟小品,线条简洁明快,用色雅丽不俗,一片竹林,半亩荷塘。两只小鸟,几尾蜻蜓。寥寥数笔,春风十里,莫不透出淡淡诗意,传递出作者内心的感悟和情绪,从而打动观者内心,引发心灵共鸣。

与花鸟画相比,秋霞最擅长的还是人物画。她特别喜欢何家英的画风,在美学创作理念上,受何家英的影响很深。由于秋霞有过从事插画设计师的经历,所以在创作人物时,她能够突破传统的笔墨技法,下意识渗透进意象元素,形成一种独特处理方法,从而展现出特有的艺术面貌。她笔下的旗袍女郎,较之传统的审美标准,更多了一份时尚现代气质,画面语言呈现出一种崭新语境。

中国绘画是强调写意的,注重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,着意创造一种意境,而不是拘于机械的复制对象。写意的本质是变形。变形就有大变形,小变形,有夸张,有含蓄。其中,夸张变形手法在花鸟画和人物画中的使用最多。秋霞在对写意上的处理,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。她认为,夸张是要伴随意境创作出发的,夸张如果太过分,看上去失去了美感,也就失去了“画画”的意义。说到底,一张好画首先要带给人美感,引发心灵愉悦,进入诗意境界,而非视觉刺激。秋霞从小喜欢画画,多年来一直没有放下过画笔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她在不停地画画创作中渐渐培养出了自己的美感经验。有了这种美感经验,她的作品自然就上了一个境界,因为画要通过她的“经验”最终交付给观者。这个“经验”,就是她看事物的方法,看世界的方法。秋霞笔下的花鸟,人物,都传递出一种温暖、阳光的东西,用时尚的话说,正能量。她借助画,表达了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,对生活的热爱。

笔架亦称笔搁,中国传统文房用具,书画时在构思或暂息藉以置笔,以免毛笔圆转污损他物。为古人书案上最不可缺少之文具。

笔架的典型特征是小巧,一般来讲大不过盈尺,不但实用,而且供赏玩,故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,以可供于案上,又可玩于掌中,可远观,亦可近取之物为首选。

笔架因样式不同,多有别称:如笔山,因呈多峰山形而名,造型一般为五峰,中峰最高,两边侧峰渐次之,平底,以明代中晚期瓷制品较多。笔架之美在于形,也胜于材,奇山形笔架置于桌案前使人足不出户即可饱览巍峨走势,通感山川之气象。

笔架的材质一般为瓷、木、紫砂、铜、铁、玉、象牙、水晶无不具备。其中实用性的笔架以瓷、铜、铁最为普遍,观赏性的则以玉笔架最为典型。式样则尤为繁多。

笔架具体的产生年代已不可考,但从南朝梁代吴均所作《笔格赋》:“幽山之桂树……剪其片条,为此笔格”看,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。南北朝之前的笔架传世品还不曾发现,故具体面目不甚清晰,不过从文献来看,当为山形。“若九疑之争出”,材质当为木。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,但从文献来看,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,如杜甫诗:“笔架沾窗雨,书签映隙曦”。材质已不局限于木,呈多样化,如罗隐诗:“珊瑚笔架真珠履,曾和陈王几首诗”。

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,材质更加多样,而以山形的笔架最为多见,山峰或陡峭,或平缓,峰峦少则五个,多达二十。宋曾应龙《闲适括异志》云:“远峰列如笔架”。

元代笔架的材质有铜、瓷、石等,其形多为山形。宋代前两种样式已不见有。山形笔架的山峰较宋代明显减少,一般为四至五峰。

明代笔架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,这从明代文人著述多有“笔格”条目可知,其材质“有珊瑚者,有玛瑙者,有水晶者,有刻犀者”,还有瓷、玉、木等。山形笔架为明代主流,峰数一般不过五峰。

清代笔架更胜明代,材质有玉、紫砂、水晶、铜、木、珐琅、象牙等。而以自然之物最为名贵。

穆如清风之发印

◆ 杨忠明

铁笔
华章



■ 张之发篆刻「源远流长」

张之发,号亚夫,别署听雨楼,汉瓶草堂。1951年生于上海,江苏武进人氏。1980年任职于上海市友谊商店古玩研究室,专业研究书法、篆刻、中国画等。并拜在书、画、篆刻大家韩天衡先生门下,得韩先生等诸多名师亲海。书画篆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,参加一九八七西冷印社举办的《第一届全国篆刻作品联展》并获优秀奖,《上海大阪篆刻展》,第一回、第二回《日本随风篆刻展》,2015年《亚细亚美术大展》获交流奖。张之发现担任上海市中西美术融合协会副秘书长、方山印社副社长、上海海墨画社画师。

张之发积多年书画和篆刻的临摹和创作经验,在绘画尤其是青绿山水的构图和色彩上,对传统和先贤的山水画系统深入研究和实践,形成了自己的面目,重视墨骨,讲究构图和穿插,好留白,强调虚实节奏。在篆刻风格上,用刀稳健,生辣大胆,借鉴绘画构图,每每为国内外书画家制印,都能和画面书法的风格融合,成一体,数年前张之发自制《丘壑独存》一印(五公分大印),在一次聚会上被中南海紫光阁画院院长刘紫岗先生看到,拿了张之发的手机看了又看,竟爱不释手。晚上张之发回到家,已是十点多了,刚坐下不久,门铃响了,门一打开,张之发一看竟是刘紫岗院长漏夜来访,手

上捧一画框。坐下后,刘院长笑嘻嘻说:“我知道你欢喜钱松喆的画,今天我带来一幅,送给你。”张之发一听明白了,刘院长是要用钱松喆的画来调换张之发所刻的“丘壑独存”的印章。再细看刘院长所带来的钱松喆的画是一幅山水画精品,画幅虽不大,但上面精心绘制了三个垂钓少年,个个神采奕奕,用笔不多,但三个活泼调皮少年脱然而出。“精品,绝对精品。”张之发脱口而出,之发兄虽是书生,却也是性情中人,作为回礼,张之发不但奉上了“丘壑独存”的印章,并加了二方小印,其中一方印面刻的是观音像,而在不大的印章上方,是之发兄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刻的印纽,还送了一个直径25厘米的特大印缸。虽如此,张之发事后对我讲:“回礼还是轻了。”此事在圈内成为佳话。